

## 糖果屋

「終於結束了！」將目光從燃燒旺盛的火爐抽回，葛麗特興奮地轉向自己的兄長，雙眸中閃爍著前所未有的欣喜。「我們可以回家了！」

「對啊！」漢賽爾溫柔地笑道。在經歷了許多事後，還能看見妹妹燦爛的笑容，這比什麼都令他高興。

糖果屋也好，女巫也好，這一切的一切都被拋諸腦後。

他轉身走向另一端以餅乾及巧克力製成的窗戶，輕輕轉動甜膩的糖果鎖。許久未感受到的涼風拂動著似乎因長期囚禁而生鏽的髮絲，他大口呼吸著糖果屋外新鮮的空氣。

——！

剎那間，漢賽爾猛地將窗戶甩上，眼角捕捉到的那道視線掀起了莫大的恐懼。他倒抽了一口氣。

——是狼。森林裡的野狼正盯著這裡。

「看來我們暫時是回不去了。」



梅雨悶熱的溼氣侵蝕著皮膚，被玻璃窗稀釋的雨聲模糊了祈羽的聽覺。她緩緩地抬起頭，鐵製書桌前的塑膠鬧鐘不偏不倚地呈現平角。

晚上六點。

她扭動有些僵硬的脖子，發洩似地將身前畫滿筆記的教科書大力闔上，並率性地置於一旁疊高的各種參考書上端。

——各種應該讀的書、必須讀的書、還沒讀的書。

她不自覺地咬緊了嘴唇。

彷彿這麼做就可以擺脫心中的煩躁，祈羽將白色瓷杯裡早已放冷的紅茶一口吞下。微澀的清涼竄過喉間，她放下手中老舊的瓷杯。

果然擺脫不了。

穿過陰暗狹小的走廊，祈羽步入點著淡黃鹵素燈的飯廳。父親今晚依然缺席，而母親和哥哥面對面正坐，談著她絲毫不感興趣的話題——鋼琴或藝術什麼的，總是讓她感到枯燥。

她揀了哥哥身旁的位子，舉起早已替自己準備好的飯碗，默默地夾著勾不起她食慾的飯菜。

等下還有三個科目要讀。

吞嚥著拌著肉燥的白飯，祈羽思忖道。母親前一陣子開始替自己排的讀書計畫，份量多得驚人。在那份計畫中，自己除了吃飯睡覺，便只剩讀書。

雖然在考試中屢次獲得高分，但那不是自己所期望的——而是母親所期望的。

「祈羽，我今天買了生乳酪蛋糕，等一下可以一起吃。」察覺到妹妹的心情不佳，里悠中止了與母親的話題。

祈羽微微露出笑容。他一直以來都在這種時候特別貼心。「好啊。」

但略為回復的好心情馬上被母親潑了冷水。

「不行。」她嚴肅地說。「妳的書還沒讀完吧？」

又來了。從某個時期開始，她抹殺了自己除了課業之外的全部。

無論是和朋友的逛街、課外讀物，或是放學後小小的閒晃也全都被禁止。

只剩讀書。

但是啊，現在只是要吃個蛋糕……

「可是——」

「我說過了，把書讀好是妳現在唯一能做的事。蛋糕之類滿足個人的事都無所謂。」母親厲聲說道，一字一句都帶著不可違逆的威嚴。而兄妹倆確實沒有忤逆過，也沒有勇氣忤逆。「妳必須連同哥哥的份一起努力才行。」

她明白的。

——自從身為名鋼琴家的哥哥手受傷，「自由」便不復存在。



漢賽爾快步奔進廚房，慌亂地尋找自己和妹妹迫切需要的東西。他翻遍視線範圍內所有可能藏有食物的櫃子，結果著實讓他們感到詫異。

兩人在角落的儲物空間發現了大量乾硬的麵包。雖然份量多得嚇人，但整間屋子裡除了麵包什麼也沒有。

「總之，只能在這間屋子待一陣子了。」漢賽爾嘆口氣。「靠這些麵包。」

位於森林裡的這間糖果屋，周圍會有狼其實也不是太讓人意外的事。或許是因為這裡曾經是女巫居住的地方，森林裡的生物都不怎麼敢接近這裡，也因此這裡成了兄妹倆暫時的庇護所。

「噫～我不要啦！」葛麗特嘟嘴道，看起來十分不滿。「為什麼不能回家啊？」

「因為森林裡有很多危險，必須要等人來救援才行。忍耐一下吧。」

即使口中這麼說，漢賽爾心裡仍然很清楚。

——清楚根本不會有人來到這森林的深處。



祈羽散漫地扣上房門，古老的門板隨之發出不協調的刺耳音律。她慢步穿越再熟悉不過的房間，將身體的重量一口氣託付於厚實的暖絨椅墊，即使這在溼熱的房間中顯得過於溫暖。

什麼嘛。什麼嘛。

為什麼要這樣責備我呢？

不僅連生乳酪蛋糕都沒吃到，更是狠狠地挨了一頓罵。祈羽回憶著剛剛在飯廳的

場景，不甘願地從書堆中拿下一本未讀完的教科書，攤在堆滿各式文具及書籍的桌上。

即使明白這是自己不得不完成的，心裡依然感到十分難受。

儘管如此，她也是知道的——知道哥哥才是受了最多傷的那個人。

哥哥在鋼琴方面有著極為卓越的才能。以往哥哥還能彈琴的時候，為了滿足母親虛榮心的期待，一整天都被安排根本不是人受得了的練琴行程，比現在的自己還辛苦百倍。日復一日，痛苦只增不減，更諷刺的是，這樣的彈琴幾乎成了他的生存意義。

半年前他的手受了傷，原本以為只要休養一下就沒有大礙，沒想到哥哥卻很難再正常彈琴了。只要一彈琴，傷口便彷彿撕裂般作痛。

雖然不必再接受嚴苛的訓練，但對為了鋼琴放棄許多的哥哥而言，失去鋼琴幾乎等於失去了全部。事到如今，僅僅用想的，她也知道那非常痛苦。

接著可想而知，母親將未得到滿足的期待，全數轉移到祈羽身上。

就算作為母親的傀儡，她仍然必須要為哥哥努力才行。因此無論受到怎樣的對待，她也都會去忍耐。沒有理由哥哥都熬過來了，祈羽卻中途放棄。

強烈的責任感，以及更甚的罪惡感湧上心頭，祈羽握緊了雙拳。

——因為，哥哥的手是自己蓄意刺傷的。

「妳在幹嘛？」

突然出現在身後的嗓音著實讓她嚇了一跳，即使她不到三秒就明白那是自己的哥哥。

「進來前先敲門吧。」她回眸道。望著面帶笑容的里悠，祈羽一直很難把他的表現和他的經歷做連結，因為他總是笑著。這或許也是他堅強的地方。

「我剛剛敲了，妳沒反應。」

「所以你來幹嗎幹嘛？」

他從身後遞出某樣物品。「這個送妳。」

祈羽伸手接過一本做工粗糙的小冊子，書皮是用輕薄的硬紙板製成的，內頁則充滿了文字及插畫。

「美術課的勞作？」

「真聰明。」哥哥滿意地點了點頭。「裡面寫了些有意思的東西，記得要看啊。」

「知道了啦。」

里悠離開房間後，祈羽便把那本書收進書桌旁的抽屜。

——都已經這種年紀了，怎麼還要看「糖果屋」啊？

心中小小埋怨著自己的哥哥，她默默地嘆了氣。雖然略有不滿，但只要里悠叫自己做的事，自己一定會去做的。

為了填補那份罪惡感。

半年前，祈羽由於看不慣母親對哥哥的嚴苛卻無能制止，於是藉機刺傷了哥哥的手。當初只是想藉著小傷，讓他能名正言順地從嚴苛的訓練中休息片刻，卻沒料到這件事的嚴重性。他的傷口再也沒復原。

即便哥哥並沒有發現事情是妹妹釀成的，僅認為是場意外，祈羽也不會因此原諒自己。

沒錯。已經決定好要代替哥哥努力的，那就沒有理由逃避。就算再怎麼不甘和痛苦，也必須要咬牙撐下去。

祈羽以手指在手心上輕繪了一個四葉幸運草，這是她從某本書上看到的，為自己打氣的方法。不知何時起，這也成了她的習慣。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提起慣用的藍筆，埋首於教科書的世界。



灰暗潮濕的空間內，明顯較之前消瘦許多的兄妹憂鬱地坐在長形木桌前。面前餐盤上的乾麵包散發著令人厭惡的氣息，但為了活下去，兩人仍然硬著頭皮將它吞下去。

「……我已經，不想再吃這個了……」葛麗特忍著嘔吐的衝動，無力地向自己的兄長抱怨。畢竟兩人已經連續一個月只吃這些生硬的乾麵包了。「為什麼不能吃這間糖果屋上的糖果呢……？」

「因為如果把這間屋子吃掉，我們就會失去庇護所了。」就算十分難受，漢賽爾依然在妹妹面前表現出堅強的樣子。

毫不意外地，在這一個月間沒有人經過這偏僻的森林。即使想要逃離這裡，卻又因為外頭各式的危險而放棄，只在屋內靠乾麵包維持生命，並等待奇蹟。

為了活下去，就算痛苦也必須忍耐。



「走吧。」將笨重的書包揹起，祈羽對早已在玄關等候的哥哥示意。兩人並肩走下公寓的階梯，穿過一如既往的水泥廊道。

里悠從一樓的傘桶中抽起兩把傘，將其中之一遞給自己的妹妹。後者俐落地鎖上大門，轉身接過最近頻繁使用的雨傘。悶熱空氣中浸著雨水的潮溼，他們一前一後步行於狹窄的人行道上。由於家裡離學校並不是很遠，兩人總是一起走路上學。

「梅雨季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啊？」望著哥哥的背影，祈羽毫不掩飾地吐露自己的煩躁。「皮膚都濕濕黏黏的。」

「這個有點難說。」里悠會心一笑。即使看不見妹妹的臉，但他依然能夠想像她正在用什麼樣的表情向他抱怨。

「昨天給妳的書看了嗎？」

「……」祈羽的臉部肌肉就這樣僵硬了數秒。「……還沒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

祈羽不知道里悠是用什麼表情說出這句話的，或許是失望，或許是無所謂。

也許她並沒有自己想的那麼了解自己的哥哥。

豆大的雨珠不斷落在透明的塑膠傘上，祈羽依稀能夠從朦朧的傘面窺見雨的墜落。她十分明白，雨就算在自己二十釐米的面前，也永遠不會碰觸到自己——就像即使她一直以來都和哥哥待在一起，但兩人也不曾談過心事一樣。

可能她並不了解里悠，里悠也不了解她，因為他們彼此都是透過自己的雙眼去認

識對方的。

——所以他一定不會知道的，知道自己其實看完了那本書。

祈羽原本打算週末再找時間看，但後來怕忘記所以就在睡前瀏覽了那本書。

書的內容大致在說糖果屋的兄妹解決了女巫後，被困在糖果屋裡的故事。兩人因為森林的危險而不得不待在屋子裡，日復一日地吃著味同嚼蠟的乾麵包而感到痛苦。雖然一度想吃掉美味的糖果屋來解除痛苦，然而吃掉庇護所無疑是自掘墳墓。他們只能忍耐。

當然中間還發生了許多事情，但結局只說了他們正在等待，接著就是封底的空白頁及糖果屋的插畫。

兄妹遇難的故事……真是讓人不舒服。里悠大概是想用那本繪本傳達些什麼，況且那確實也是他做的。

但她不想去理解，也不想被詢問感想。她有預感，只要掉進這個故事，就一定會在什麼地方有所改變——一個她永遠無法預測的改變。

祈羽嘆了一口氣，祈禱著哥哥沒有聽見自己的嘆息。



「……這個是什麼啊？」拾起角落的書，葛麗特詢問有些憔悴的兄長。

「啊……那個叫做繪本喔。」漢賽爾溫柔地笑道。「妳可以看裡面的故事。」

她仔細地盯著書的封面及封底，露出了雀躍的笑容。

「這好像是在講兄妹的故事哦。」



里悠在二樓的樓梯口和妹妹道別，轉身前往自己位於校舍角落的教室。走廊上的磁磚上滿是凌亂的腳印，雨水仍然不斷地從灰暗的天空灌進來。

『梅雨季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啊？』

腦中浮現了祈羽方才的牢騷，他不禁苦笑了一下。和妹妹不同，里悠並不喜歡知道答案。祈羽很有可能回去趁母親不注意時，打開電腦查詢梅雨季的資料，但他卻不會。因為知道事實需要勇氣，而里悠十分清楚自己沒有。

當然梅雨季只是打個比方，他並沒有膽小到不敢知道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。這僅僅是純粹地對「事實」的厭惡，畢竟他知道了太多不該知道的事情。

——比如說自己的手是被妹妹刺傷這件事。他當然也知道理由。

里悠走進終於抵達的教室，將濕漉漉的傘捆綁後塞入後方的傘桶。他不疾不徐地走回自己的位子，將側背的深藍色書包隨興地置於座位旁。他用手懶散地撐住頭，任由視線聚焦於遙遠的彼方。

雖然景色使他的心得到些舒緩，但他知道不能再這樣下去了。他需要勇氣——面對的勇氣。

里悠原本打算等手復原後就回到既往的生活，然而他卻退縮了。因為手療傷時的

生活實在太過愜意、太過美好，他開始害怕回到過去。

最後他裝作手上的傷復發，逃避以往的生活。

里悠很快地領悟到這樣是不行的，尤其當看到作為替身的妹妹被母親折磨的樣子，忘恩負義的罪惡感便使他如坐針氈。不過他沒有勇氣承認這一切，只能用虛偽的笑容掩蓋不安——每當妹妹問為什麼自己一直笑著的時候，他總是微笑沉默以對。

也因為缺乏勇氣，他選擇了送手工製作的書，這種迂迴的方式來向祈羽提出問題。他**必須**知道答案。

不論祈羽的答案為何，他們一定能有所改變。里悠需要這份答案帶給他的勇氣。所以快點發現吧。

——發現故事背後的訊息。



時值傍晚，祈羽回到有些悶熱的房間。她打開鎖上的窗，涼爽的风便輕柔地捲過房間的每個角落。深吸了一口氣，祈羽感受梅雨季短暫的放晴。

不過讀書這件事跟天氣毫無關係，她現在必須讀書的這個事實並不會改變。即使感到煩躁也必須要讀；即使感到痛苦也必須要讀；即使讀不下去也必須要逼自己讀下去。

不知幾時開始，自己已經麻痺。雖然還是會感到極度煩躁和痛苦，但心裡早就接受了必須讀書的事實。情緒什麼的，僅僅是副作用罷了。

因為只要讀書就可以避免和母親的紛爭；只要讀書就可以代替哥哥做些什麼；只要讀書就可以讓自己有贖罪的感覺。

她從書包裡掏出今晚要讀的參考書，把最上層的厚重講義攤開，並一如既往地將剩餘的書堆放於書桌的角落，準備開始為期數小時的讀書時間。習慣性地在掌心畫了一個四葉草後，她將身子向前傾，抽起位於右前方的筆筒裡的藍筆來書寫，卻發現筆桿裡的墨水已消耗至底部。

祈羽無奈地拉開抽屜，拿出事先購買的替芯。她熟練地拆開包裝，目光不經意地瞥到躺在角落裡的那本繪本——哥哥送的糖果屋。昨天只是大略看過內容，並沒有細讀。她正在猶豫是否要這麼做。

哥哥想要傳達的東西，知道了真的不要緊嗎？但是知道了之後，自己還有辦法不動搖嗎？

祈羽曾經認為自己很大膽，但她現在知道並不然。她害怕傷害哥哥的罪行被揭發，害怕哥哥會討厭自己，害怕去想像哥哥不再對她展露笑容的樣子。

不過，這既然是里悠想告訴自己的東西，她就有義務要去理解。

憶起因這本書而動搖的決心，她毅然決然地將它翻開。

沒錯。作為刺傷哥哥的補償，她已經決定好要完成任何對方所期望的事了，不管對自己的影響是好是壞。

祈羽將書舉到自己面前，驚覺有一張紙條從書中飄落。她彎腰拾起那張對摺的紙條，里悠工整的字跡赫然映在雙瞳中。

——妳所期望的結局，是什麼？

隱約聽見母親和哥哥出門的聲音，祈羽小心翼翼地打開房門。她漫無目的地穿梭於家中窄小的走道，最後來到了琴房。伸手轉開鮮少碰觸的鐵製門把，她一腳踏進小巧的空間中。

白色琴房中僅有一臺直立式的黑色鋼琴、一個放樂譜的櫃子和譜架，以及一張椅子。她坐在那張鋼琴老師及母親專用的椅子，望著鋼琴空蕩蕩的座椅發呆。

母親極少於祈羽在家讀書時出門，畢竟她經常要進房抽查自己的女兒有沒有認真讀書。但此刻她似乎有急事要辦，而這也成祈羽放鬆的時機。

她想像著里悠的雙手在琴鍵上起舞的樣子，以前祈羽每天都能聽見清脆的琴聲，卻無法看見他彈琴的模樣，因為母親不允許祈羽打擾哥哥練習。

對哥哥在鋼琴前最鮮明的印象，還是那一天。

同樣也是傍晚，母親在廚房裡準備晚餐。里悠總是把握這短短的時間，趴在鋼琴上小睡片刻。即使鋼琴沒發出聲音，母親也會因廚房的噪音而沒發現。

祈羽走到睡著的哥哥身邊，坐在現在這張椅子上。里悠那天的睡臉她至今仍然記憶猶新。她無聲地弄倒譜架，把事先打碎的陶瓷杯碎片鋪在周圍，接著用最大最尖銳的碎片將哥哥的手——

受到驚嚇般，祈羽從椅子上跳起，轉身逃出琴房。她靠在門上大口呼吸著，後悔自己為什麼要去回憶這段過去。

最後整件事被她佯裝成：里悠轉換姿勢時手肘不小心撞到譜架，後者撞到牆壁後因反作用力彈回，上頭的杯子就這樣摔到他的手上。要不是里悠有把杯子放在譜架上的壞習慣，這件事也不會成功。

這件事雖然在短時間內如她所願地發展，但很快地整件事情便失控，里悠再也無法回去練琴。

祈羽拖著沉重的步伐準備走回房間，卻意外地發覺房間的燈是亮著的。

不妙。母親回來了——

她快速地奔跑至房門，看見母親佇立於自己的書桌前，皺著眉翻閱著被放在桌上的那本課外讀物——糖果屋。無法止息的心跳聲伴隨劇烈的頭痛刺激著祈羽的神經，她的大腦一片空白。

母親回頭轉向自己。冰冷卻憤怒的聲音迴盪於被凝固的空間。

「——妳到底在幹嘛？」

「我……我剛剛去喝水。」祈羽慌張地撒了謊。

「我在問這本書。」

不帶慈悲的雙眸如針般刺入皮膚，祈羽不由得後退了幾步。

「我說過了！在妳達到我的標準之前，其他事都不准做。」祈羽的退卻反而激怒了母親。她開始咆哮。「手做的書？！妳有那麼多時間嗎？指定給妳的進度太少了是吧！」

——那根本不是我做的書！

或許是因為莫須有的罪名，也或許是想擺脫方才在琴房的回憶，祈羽感到前所未有的煩躁。

她第一次頂撞了那份不可撼動的威嚴。

「我又不是沒努力！我也是人，偶爾休息一下不行嗎？！」

但她很快地便後悔了。

「——妳什麼時候學會頂撞我了？」

恐怖很快地便占據了她的知覺。



祈羽睜開雙眸，察覺到自己剛剛就這樣蜷縮在房間角落睡著了。她伸手抹去流了滿面的淚水，卻發現怎麼樣也抹不去那份濕潤。她將臉埋入膝中，任憑淚水不斷劃過臉頰。

為什麼……為什麼自己如此地不幸呢？

平時幾乎不看的課外書會被發現，自己的母親如此不正常，里悠的手無法復原——明明畫了那麼多幸運草，卻無法得到幸運。

她抬起頭，朝一旁的面紙盒伸出手。感受著淚水在紙上暈開，祈羽放縱自己脹裂的情緒。受到母親激烈的責罵後，她便躲在房間裡啜泣，不久就睡著了。

祈羽真的不明白。她不明白為什麼母親要如此對待她們兄妹，口中那份為了他們好只不過是扭曲的虛榮心。里悠還在進行鋼琴活動時，她出門在外滿口都是在炫耀她的兒子，而他的手受傷後，母親在外依然經常在炫耀，只不過對象換成自己。

驅動懶散的身子，祈羽從角落爬起。她舉起出現在視線範圍內的那本《糖果屋》，狠狠地將它摔到床上。這種兄妹遇難的故事，果然會觸霉頭。

是啊。因為這故事根本就是在講他們。這大概也是為什麼祈羽看了會感到不舒服。——沒錯。自己就是葛麗特。

被母親困在名為「家」的糖果屋，每天只能啃食無味的參考書和講義。

好想逃出去——從這個糖果屋裡。諷刺的是，漢賽爾和葛麗特逃出去後，仍然有個家會等著他們；但自己和哥哥逃出去後便什麼都沒有了，因為想逃走的正是家本身。儘管如此她還是很想逃。

在那個剎那，那張紙條的內容突然浮現在祈羽的腦海裡。

——妳所期望的結局，是什麼？

我所期望的結局……

她翻到封底，意識到空白頁的存在。

——什麼嘛，是這個意思啊。

半夜三點，她提起慣用的那隻藍筆。



里悠闔上書，嘴角不禁浮現笑意。他正好讀完妹妹早上放在自己書桌上的書。



——她的想法果然和我的一樣。

他從和祈羽同款式的抽屜中，拿出一張寫滿字的筆記紙。敘述方式雖不盡相同，內容和妹妹寫的基本上是一樣的。他就知道祈羽會給他想要的答案。

結局中，那對兄妹最後選擇逃出糖果屋。他們將糖果屋拆掉作為糧食，拿屋裡的刀子和鐵製鈍器做為防身武器。不論森林裡有什麼危險，他們都會去突破。

里悠凝視著自己左手的傷疤，露出苦笑。

——自己也必須好好面對才行呢。面對這個謊言。

祈羽在走廊上和里悠會合，接著就像一起上學時，兩人一前一後走著。即便依然看不見哥哥的表情，但祈羽知道他一定是笑著的。

停駐於母親所在的客廳門口，祈羽在手心上畫了幸運草。

「——那個，」

她呼喚了一聲母親，後者聞聲轉向兩人。

祈羽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我們有話想跟妳說——」



晴朗的午後，兄妹兩人收拾著行囊。

「妳那邊收好了嗎？」漢賽爾喚道。

「等我一下啦，我要拿那本書。」葛麗特慌張地在屋內的書櫃中搜尋著目標物的身影。「那很重要的。」

「也是啦。畢竟我們就是看了它之後才做了現在的決定的。」他微笑著舉起手上的物品。「我幫妳帶了。」

「難怪我找不到。」跑向已在門口等候的兄長，葛麗特接過那本書，將它放進自己的背包中。

「那出發吧。」

「嗯！」望著彼端的蒼穹，她朝對方露出了燦爛的笑容。

「——雨停了呢。」

語畢，葛麗特在手上繪出了四葉幸運草。

THE END